



岡上的穀倉

富岡（伯公岡）印象之旅

／向鴻全

桃園境內最南，一個像是逸出時間地圖，也是地勢最高的小鎮

我的外婆住在楊梅，在我結婚前每到大年初二，母親會帶我們回外婆家過年。那時的年味，對我來說就是蒸年糕（客家的粿）或發糕，一定要一口吃完不能咬斷的長年菜（刈菜）、冲天炮或水鴛鴦炸開的煙硝味、每個轉角都可躲藏的芒草叢、好像永遠響著節慶樂音的伯公廟（土地公廟）……。

小時候，等火車時知道，楊梅的下一站是富岡，如果是坐臺汽公車，也會在站牌上看到富岡，但真有比較深刻的印象，要到後來在湖口某個學校兼課，駕車往來間，才對這個安靜的小鎮有了粗淺的認識，那裡有老街、有巴洛克風格的洋樓，當然也有口耳相傳的客家美食。

多年未造訪富岡，今天才知道，富岡車站經過文化局精心努力的設計再造，環繞車站周邊腹地已經有了全新面貌，不僅更具現代性，也保留了富岡的傳統文化內涵。我們可以從站前成排的舊碾米廠，讀到曾是臺灣北部重要米倉的歷史，甚至在永昌碾米廠的上方，還留有美軍機槍射穿的彈孔，那是戰爭留下的傷疤、岡背上卓然挺立的印記。

在隨處可見的圳頭和灌溉的渠道上，有被驚嚇而鑽進更深泥潭或河水的

魚，讓我憶起舊時可親近的、尚有大肚魚和蝦可以捕撈的溪水；聳立在陂塘邊、山丘上的白鷺鷥地景創作，聽說好像也會吃水裏的泥鰍；藝術虛構的力量就和記憶一樣，有時真假難辨，或者，也無需辨別。

像是被鐵路環繞的富岡，似乎沒有因為這個充滿現代性的交通工具而改變氣質，儘管沿著鐵道可以盡數許多島內重要食品原料大廠，但富岡像是忠實的機關車，努力的燃煤，靜靜的推和拉住時代，就像我所認識的客家婦女，好似永遠都在廚房煮食，能把一家人都餵飽，就是她們最驕傲的事。額頭和掌心上細密的皺紋，每一條都是操煩和辛勤的交織。

我那個像是魯西迪筆下喝了故事之海的哈樂的小學同學說，如果找不到停車位，試著去伯公廟附近找找看，我猜想他說的應該是大井頭伯公廟；不過我還是沒找到車位，但參觀了以臺鐵第一代自強號改裝成的「車廂土地公廟」，它完美結合富岡的信仰文化與景觀特色，像是不管到任何遠方，都有故鄉的土地跟隨。

富岡在2018年桃園地景藝術節之後，留下許多藝術作品，也希望打造「雙鐵」（鐵路和鐵馬）共構的小鎮印象；而原生的臺灣藥樹、因風而起輕微波瀾的陂塘、金黃色的稻浪、呼嘯而過的火車、驚飛而起的白鷺鷥、家門口用竹籃曝曬的蘿蔔乾——明暗不同的光影、多層次色彩、清亮的聲音和鹹香油亮的滋味，都讓我對時間有了不同以往的印象。